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八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范鐘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八

地部十六 淮 濟 漢 洛

淮一

原釋名云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周官青州其川淮泗禜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桐柏山其源初則㵊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騖東北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

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過廬江安豐縣與滖水合東北至九江夀春縣東與潁水合壽春縣北與淝水合又東至當塗縣北與渦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而入海也近海數百里通朝夕潮尚書稱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入於海是也孫盛晉陽秋曰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於方山掘流西入江亦曰淮今在潤州江寧縣土俗亦號曰秦淮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昭楫山東北過桐柏山　山海經曰淮水出餘山餘

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　尚書禹貢曰導淮自桐柏

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毛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

土　增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　風俗

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

均也　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　水經注淮爲瀆

然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自潛流

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

即復陽縣也　晉高祖詔曰五嶽承天四瀆紀地　韓

子曰清淮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

淮二

增古岳瀆經曰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名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商章氏兜氏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

倏忽間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鵃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藂繞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　南史曰宋太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明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

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德之季爾識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　北史曰梁武帝時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假康絢節督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二冶鐵器數千萬斤沉於堰所仍伐樹為幹填以巨石踰年堰成其長九里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

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既而昏霧不解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随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唐五行志曰中和三年汴水入與淮水鬬壞船數艘　通典曰天寶六載淮瀆封為長源公祝文曰惟神源流深泌潛潤溥洽阜成百穀疏滌三川青春伊始用遵典秩

唐闕史曰雞林僧云本國瀕海島上其水多鹵或有

如剉蘖投其中者惟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徹愈病析酲其國或一歲怠于朝貢則淮水為之不至且多疾疫水旱作災　唐書曰肅宗駐彭原第五琦奏事云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　又曰貞元八年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

淮三

原二山　三洲　酈道元注水經曰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於荆山之左當塗之右奔二山之間

而揚濤北注也　毛詩曰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毛注三洲淮上也

奥府　都市　焦贛易林曰江河淮海天之奥府衆利所聚可以饒有　焦贛易林變占曰江河淮海天之都市商人受福國家富有

注江入海見前　禹乂　晉竭尚書禹貢曰淮沂其乂孔安國注曰二水已治也　臧榮緒晉書曰永嘉三月淮濮水竭

化橘　變禽周禮曰橘踰淮而北化為枳此地氣然也　郭璞游仙詩曰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

溉鮒　化雉莊子見道上牛跡涔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向南詣楚王決江淮以溉汝　國語曰趙簡子嘆曰雉入于淮為蜃黿鼉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李顒感冬篇曰究虹潛太陰文雉化淮汜

韓釣　王浮酈道元注水經曰淮水東經淮陰縣漢高祖封韓信為侯國昔韓信去下

鄉而釣於此處也王粲有浮淮賦 蠙珠 玉璽尚書禹貢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孔安國注曰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 臧榮緒晉書曰安帝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陽於東府前淮水中得玉璽一枚此金陵秦淮非四瀆淮也以淮事少故假此成對 增染指 損神宋徐積詩淮之水青於藍綠染指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一棹危于葉旁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原會泗沂 經譙沛並見前 潛周昺 沈魏辟楚辭曰潛周昺于江淮兮襲土蹻于中宇王逸注曰言藏九昺於江淮之中魚豢魏略曰文帝黃初六年帝以舟車入淮遣使者沈辟於淮汜 增貢珠魚 出兵賦夏書淮夷貢蠙珠暨魚注曰蠙蚌之別名 下見前 擷芳弔水 酤酒聽歌隋徐彥伯淮亭吟擷瑤芳兮弔楚水夷琪樹兮歌越

岑 宋唐介渡淮遇風作詩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遠浦沈天

清流含日 隋諸葛潁詩下隋弘執恭詩

淮四

增名平 周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彝詩人美之作江漢詩 無波平如席 韓愈送僧詩清淮無波平如席 山泐桐柏發谼歕湧 唐文粹呂周任泗州大水記山泐桐柏發谼歕湧下注淮瀆 鐵鎖絕淮流 杜滔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為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 壅淮上流 揚行密以銳士萬二千冒雪馳迫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龐師古軍 淮之水舒

舒韓贈張籍詩 戍夜踰淮忠義李讜傳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亟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揚文播李行實戍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 原竭淮水竭王氏滅 通淮淮近海數百里通朝夕潮 長淮 清淮

淮五

原詩隋煬帝早渡淮詩曰平淮既淼淼曉露復霏霏淮甸未分色泱漭共晨暉清霞轉孤嶼錦帆出長圻潮魚時躍浪沙禽鳴欲飛會待高秋晩愁因逝水歸 隋諸葛頴奉和出潁至淮應令詩曰涉潁倦紆迴浮淮欣迴

直遥村含水氣逺浦澄天色靈濤稍欲近仙巖行可識元覽屬睿辭風雲有餘力　蔡允恭奉和出潁至淮應令詩曰久倦川涂曲忽此望淮沂波浪汎淼淼睢迴情依依稍覺金丸轉漸見錦颿稀欲知仁化洽謳歌滿路歸　弘執恭奉和出潁至淮應令詩曰睿情欣逸賞臨汎入淮淝櫂聲喧岸席颿影出雲飛清流含日彩犇浪蕩霞暉還如漳水曲鳴笳起路歸　唐虞世南奉和出潁至淮應令詩曰良晨喜利涉解纜入淮潯寒流汎鷁

首霜吹響哀吟潛鱗波裏躍水鳥浪前沈邗溝非復遠悵望悅神襟

徐彦伯淮亭吟曰貞寂慮兮淮山幽憐芳若兮挐牛洲崩湍委咽日夜流孤客危坐心自愁矧鶴唳兮風曉復猿鳴兮霜秋熠燿飛兮蟋蟀吟倚清瑟兮横涼琴擷瑶芳兮弔楚水美琪樹兮歌越岑山碕礒兮隈曲水涓漣兮洞汩金光延起兮驟興没青苔竟兮緑蘋歌緑蘋歌兮凋朱顔嫩人寂歷兮何時間君不見可憐桐柏上丰茸桂樹花滿山

增唐閭丘曉夜渡淮

詩曰舟人自相報落日下芳潭夜火連河市春風滿容帆水窮滄海畔路盡小山南且喜鄉園近無言意未甘

李嶠和杜學士旅次淮口阻風詩曰夕吹生寒浦清淮上暝潮迎風欲擧櫂觸浪反停橈淼漫烟波濶參差林岸遥日沈丹氣斂天敞白雲銷水鴈銜蘆葉沙鳧隐荻苗客行殊未已川路幾迢迢

宋之問初宿淮口詩曰孤舟汴河水去國情無已晚泊投楚鄉明月清淮裏汴河東瀉路窮兹洛陽西顧日增悲夜聞楚歌思欲斷

況值淮南木落時　駱賔王早發淮口望盱眙詩曰養
蒙分四瀆習坎奠三荆徙帝流餘地封王表舊城岸昏
涵蜃氣潮滿應鷄聲州迴連沙静川虚積溜明一朝從
捧檄千里倦懸旌背流桐柏遠逗浦木蘭輕小山迷隐
路大塊切勞生唯有貞心在獨映寒潭清　陶翰早過
臨淮詩曰夜来三渚風晨過臨淮島潮中海氣白城上
楚雲早鱗鱗漁浦帆漭漭蘆洲草川路日浩蕩惄焉心
如擣且言任倚伏何暇念枯槁范子名屢移蘧公志常

抱古人已云去此理今難道　宋劉子翬渡淮詩曰鳴鞞渡長淮霏烟散清晨皎皎初日光照耀草木新横林渡餘碧疊嶂開嶙峋移棹失向背煙波浩無垠兒童相櫂歌余心亦欣欣輕帆互相踰畫鷁映流津徘徊望洲渚悠然獨懐人樵漁有棲遯寂寞誰問鄰暮風飄洪濤魚鰕亦有神四顧天地黑孤舟恐漂淪　藕舜欽和淮上遇便風詩曰浩蕩清淮天共流長風萬里送歸舟應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滄溟始自由　又淮中晚泊犢頭

詩曰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　戴復古頻酌淮河水詩曰有客遊濠梁頻酌淮河水東南水多鹹不如此水美春風吹緑波鬱鬱中原氣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淚　楊萬里初入淮河詩曰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　又詩曰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只餘鷗鷺無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飛　明歸有光淮上作詩曰長淮餞落日圓光

正如頳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淮水自西流黄河從北下并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原賦後漢王粲浮淮賦曰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汎洪櫓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汎風興濤征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逸遞相競軼凌驚波以高騖馳駭浪而赴質嘉舟徒之巧

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届羣帥按部左右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兹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芥蔕濟元勲於一舉垂休績于来裔 魏文帝浮淮賦曰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汎舟萬艘時予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泝淮水而南邁兮汎洪濤之湟波仰巖岡之崇阻兮經東山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将之銛戈揚雲旗之繽

紛兮聆榜人之讙譁乃撞金鐘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黄鉞𠨤𠨤武將奮發驍騎赫怒於是驚風汎涌波駭衆帆張群櫂起争先逐進莫適相待

原序隋杜臺卿淮賦序曰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吟詠比賦可得而言矣詩周南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風云涇以渭濁湜湜其沚衛風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雅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雅云豐水東注惟禹之績周頌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有鱣有鮪鰷鱨鰋鯉魯頌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皆水賦濫觴之源也後漢班彪有覽海賦魏文帝有滄海賦王粲有遊海賦晉成公綏有大海賦潘岳有滄海賦木元虛孫綽並有海賦楊泉有五湖賦郭璞有江賦惟淮未有賦者魏文帝雖有浮淮賦止陳將卒赫怒至於兼包化產畧無所載齊天統初以教府詞曹出除廣州長史經淮陽赴鎮頻經利涉壯其淮沸浩蕩且注巨海南通曲江水怪神物於何不有遂撰聞見追而賦之曰

美大川之為德諒在物而非假洩出平氏之鄉濫流桐柏之下始經營於赤位終散漫于炎野

原祭文隋薛道衡祭淮文曰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太牢之奠敬祭於東瀆大淮之靈葢聖德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彝倫攸斁天隅內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百越為逋逃之藪皇帝肇開愚業光有神器圖出龜龍鏡懸金玉憂勞庶績無怠寤寐言念蒼生情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冒頓

呼韓歲時拜誦僞陳蕞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潛竊遺緒毒流江左冤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弔伐猥蒙朝寄撫寧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摽四瀆而引百川擅五林而含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謹申薦醴惟神尚饗

濟一

原釋名云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周官兖州

其川河濟桀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沇水風俗通曰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此又別是一水耳應氏以為流入河南之濟者非也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孔安國注尚書泉源為沇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地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臯成臯今汜水縣晉書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而東流大伾成臯古成臯萬邑鞏縣之界溢出為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過寃朐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菏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為二其一東北流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又

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郡而入海也尚書稱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即菏水所在也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是也又水經注云初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為二其一東北流令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為泲水過泲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　增山海經曰王屋之山𤁉水出馬西北流至于泰澤郭景純云𤁉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

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　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員也　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齊其度量也水經注曰余按二濟同名也所出不同鄉源亦别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温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城東北昔晉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沇水縣西北有源城者是也南流與西源合而源出原城西東沇

水注之　水西南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為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為衍水即沇水也衍沇聲相近傳呼失實也濟水又東南逕郗城北而出于溫矣其一水枝津南流至于溴水出源城西北原山勲掌谷俗謂之為白澗水南逕源城西春秋會于溴梁謂是水之墳梁也　野紀云濟水伏流暗經東阿縣今東阿井水煎之為膠名曰阿膠可以已疾實濟水液也　夢溪筆談曰古說濟水伏流地中

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濟二

增唐會要曰上至濮陽問許敬宗曰濟水與濟源斷絶不相屬何故對曰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自此潛流地下過河而南浸出為滎澤又潛流至曹濮之間

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為汶水自南注之古者五行皆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故辨其味與色潛流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上曰濟水細微而稱曰瀆何也對曰爾雅云瀆者獨也言不因餘水能獨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四陰數也陽曜陰者晦昧故星辰潛伏而難見濟水潛流而數絶狀雖細微其實愽也上稱善　通典曰天寶六載濟瀆封為清

泉公祝文云惟神泉源清潔浸彼遐遠播通四氣作紀
一方嚴冬肇節聿修典制　元和郡國志曰海畔有一
沙阜高一丈周迴二里俗呼為鬬口淀是濟水入海之
處每潮與濟水相觸故名今淀上有甘泉可食海潮雖
大淀終不沒百姓於其下煮鹽　唐李甘濟為瀆問曰
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
與河同靈等秩吾不知先王班祀之意也

濟三

原導沇 濟河 並見前 重源 異岸 酈道元注水經曰濟水重源 郭緣生述征記曰河內溫縣亦有濟入于黃河謂濟之源按二濟既南北異岸而相遠亦踰千里也 吳溝 齊阻 趙華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興兵伐齊掘為深溝通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濟 戰國策曰張儀說秦王曰齊據河濟足以為阻 鬭水 截流 上詳前 尚書孔安國注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截河又並河數里溢為滎澤 德美 通和 劉向說苑曰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焉為德甚美故視諸侯也 淮南子云淮濟水通和宜麥 馮征 袁汎 馮衍明志賦曰流山岳而周覽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泝淮濟而上征 袁宏北征賦曰于是背梁山截汶波汎清濟傍祝阿 增會汶 軼滎 禹貢濟東北會于汶

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軼為滎澤

注索　遝敖

水經曰濟水過滎陽之東索水注之注京縣有大索小索即漢書京索之間也　又曰東遝敖山之北注秦置敖倉之地

過穀合芹

又曰北過穀城縣　又曰東北合芹溝水

至沛　入淮

又曰東南至沛縣　又曰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于淮

色清　流伏

戰國策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注濟水色至清　流伏詳前濟一

帝誕　王封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于濟陽縣　竹書紀年曰漢景帝中元六年封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

原齊度量　蕩垢濁

詳前

溢滎澤　注渤海

詳前

增分南北　制陰陽

水經濟水分南濟北濟　水經注漢制郡縣有濟陽縣濟陰縣

湧若輪　伏則液

水經注凡

濟南泉源其湧若輪東阿志東阿井水作膠實濟水伏流經此作液也

歷諸歷水注不注山水經注濟水歷乎歷城凡歷下之水皆濟水所歷又曰華不注山下有華泉亦自濟水注焉

北出王屋南達彭城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聯沇也即濟之源也水經曰濟東南逕彭城今徐州

一宮光照偏野嘉秀水經注曰漢光武生于濟陽宮光明照室東觀漢記曰光武生于濟陽縣嘉禾偏野一莖九穗縣界大熟因名曰秀

引瀆柸流及泉驂絓水經注曰歷下泉源競發遂引瀆水為流柸池州像賓燕多萃其上左傳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注華泉華不注山下之泉皆濟流也

風姓司祀公號崇封左傳宋子魚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

畔與有濟之祀　通典唐天寶六年濟瀆封為清泉公

濟四

原鸘鴰不踰濟周禮　有瀰詩有瀰濟盈　沔彼詩沔彼流水　清濟清源　增遇清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注濟北東阿有清亭是也因濟水色清故名清　石門春秋隱公五年齊鄭會于石門水經注以石為門濟水之門也在臨邑縣

原鄭車僨左傳齊鄭會于石門鄭伯之車僨于濟　增濟隧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注隧闕其地也濟隧近濟水而闕地也　會于魯濟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侯沈玉濟河會于魯濟尋溴梁之盟同伐齊　濟水祠地理志曰臨邑縣有濟水祠　濟平

亭水經注王莽時名亭在冤朐縣　臨濟亭水經注亭在平卯縣即田儋死處　曲濟亭水經注亦在平卯　黑白異流　清濁殊派魏土地記曰盟津河與清水合亂流而東逕洛當城黑白異流清濁殊派而東南流注也　濁河終不污清濟杜詩　濟上沒蓬蒿苦雨同上　河濟異宜柳宗元上中書狀河濟異宜海岱殊服　臨濟水五代梁臣龐師古撒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

濟五

原詩唐蕭楚材奉和展禮岱宗塗經濮濟詩曰拂漢星旗轉分霄日羽明將追魯阜跡更勒岱宗銘林戈咽濟

岸獸鼓震河庭葉箭淩寒矯烏弓望曉鷩已降汾水作仍深迎渭情　薛克搆奉和展禮岱宗塗經濮濟詩曰龍圖冠胥陸鳳駕指云亭非煙汎濟浦緑字啓河汀晝裳晨應月文戟曙分星四田廵揖禮三驅道契經行欣奉萬歲竊忭偶千齡　增唐李頎與諸公遊濟瀆泛舟詩曰濟水出王屋其源来不窮洑泉數眼沸平地清流通皇帝崇祀典詔書視三公分官禱靈廟奠璧沈河宫神應每如答松篁氣葱蘢蒼螭送飛雨赤鯉噴回風漂

酒布瑶席吹簫下王童元冥掌陰事祝史告年豐百谷趨潭底三光懸鏡中淺深露沙石藻蘋生虗空晚景臨汎美亭臯輕靄紅晴山傍舟楫白鷺絲桐我本家潁北出門見維嵩焉知嵩峯外又有天壇東左手正接離浩歌眄青穹彛猶傲清吏偃仰狎漁翁對此川上閒非君誰與同霜凝遠邨渚月凈蒹葭叢兹境信難遇為歡殊未終淹留恨言别煙嶼夕微蒙　明儲巏涉濟詩曰河曲風無定船扉掩復開岸花銜絮落沙鴈掠波迴詩

思逢春亂鄉心苦病偓分流從此去欲渡且徘徊

原祭文後魏文帝祭濟文曰維太和十九年皇帝遣太常寺守散騎常侍景昭告於濟瀆之靈乾光資曜坤載播液惟瀆暢靈協輝陰辟庶象憑和升降芳瀝蘊神包化比土宣績溫方湧瑞沇源導濟引流通滄實侔四體作潤岱宗含雲吐醴潤彼湛湛川風瀰瀰瞻洪律而懐德乘長波而欽智汎龍儀之郁穆璪玉軒而浮被沈璋璧之明物萛牲潔以歸寄

漢一

原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增水經注及山海經注云漢水出隴坻道縣嶓冢山初名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為漢水東南至葭萌與羌水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沔之名即周昭王溺于此處又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即屈原遇漁父處又東過三澨水觸大別山南而入江也禹貢所謂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是也　原尚書禹貢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毛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漢二

原毛詩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化被乎南國美化行于江漢之域　左氏傳曰屈完謂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增左傳曰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　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過漢臯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

珮二女解珮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則亡矣回顧二女亦即亡矣　蜀志曰少府王謀等上言前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于深淵暉景燭曜璽光徹天　孫巖宋書曰漢中城固縣漢水岸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有銅鐘十二出自潛壤體制既精扣之清響　水經注曰沔水東經萬山北山下有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向後名作兩碑並述已功一碑立峴山一碑沈此潭中曰千載之後何知不深谷為陵也　又曰

漢東經西城縣胡城為鱣湍洪波洊盪瀾浪雲頽古耆舊言有鱣魚奮鬐望濤直上至此曝顋因以名焉　夢溪筆談曰郢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題識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霑漬

漢三

原南紀　東流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禹貢東流為漢　增導漾　至沮水經注漢水初自漾水發源禹貢所謂導漾也　又曰東流至武都沮水始為漢水　合襃　通沔水經漢水又東合襃水　孔安國曰漢水東流與沔水通　會文　逕直水從漢水又左會文水　又曰漢水又東逕直水　匯蠡　入江尚書曰東匯澤為彭蠡　又曰南入于江

敖頭　句口水經漢水又東歷敖頭　又曰東出句水口　鯨灘　鼈池水經注曰漢水逕鼈池而鯨灘其地在西城縣南　猴徑　狼潭水經漢水東過猴徑灘因山多猴猿好乘危綴飲故名　又曰漢水東有狼子潭以狼子葵父于此故潭被此名　原鱣湍

龍泉上見前　下水經注云漢水經西城縣南又東為龍泉　含珠　隱玉荊州

記云削縕玉以潤其區漢含珠而清其域　蜀都賦流漢湯湯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隐碧玉

弄珠　張衡南都賦曰游女弄珠于漢皋之曲

祝玉　祝玉事詳後蔡邕傒濟漢

配天漢　蔡邕漢津賦云配命位乎天漢兮披厚土而載形

對月谷　水經注云漢水右對月谷口山有月坂有月川于其中黃壤沃衍

黃金峭　**白石灘**　水經注云漢水經大小黃金山南有黃金峭　水經注云漢水東經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為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也

增出鮒嵎　山海經曰漢出鮒嵎一作鮒魚即巓項葬處

發嶓冢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嶓冢山名

原過三澨　**近二別**　上見前禹貢下見前左傳

增籧篨口　**琵琶界**　水經漢水東合籧篨口　又曰東逕琵琶界盖梁益二州分境于此

接三湘　**通九**

派 王維汎漢江詩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 宜竹箭 歌滄浪 淮南子曰漢水重安而宜竹箭 水經注漢水中有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故漁父有滄浪歌 原涉漢遇兕 入水截蛟 紀年云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 荊州記云沔水隈潭極深先有蛟為害鄧遐為襄陽太守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劒截蛟數段血流丹水勇冠當時于後遂無蛟害

蔡侯執玉 張公忘劒 左傳蔡昭侯為兩珮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于昭王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祝曰余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水經注云襄陽故城北枕沔水昔張公過害忘劒于此 七軍皆沒 六師盡喪 魏志云曹仁拜征南將軍屯樊時關羽攻樊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 紀年云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

漢四

原朝宗詳江 楚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漢廣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沱潛為漢尚書 泉源為漾書注泉源為漾水流為漢水 增天漢美名水經注曰秦惠王始置漢中郡因漢水為郡也項羽封沛公為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 漢廟堆水經漢水逕漢廟堆下注即漢女遊處有臺後人立廟于臺上因為漢廟堆 女郎廟水經注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傳是張魯女也 上濤龍下水經注云漢水東歷上濤而還于龍下 天迴雲昏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 漢陽郡名自隋置 漢口漢水與涓水合流入江處 築隄盧鈞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

節度使築隄六十步以障漢隄以遏湍怒　漲齧城郭張柬之授襄州刺史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為其隄莫量唐文粹李善夔責漢水辭漢之深矣其隄莫量　遥看漢水鴨頭緑李白襄陽歌　往復江漢津杜甫詩　蕭索漢水清送樊侍御同上　漢水饒巨石送李校書同上　漢水波浪遠李白詩　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杜甫懷灞上遊　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李白擬古

漢五

原詩梁簡文帝戱漢水詩曰雜色崑崙水泓澄龍首渠

豈若兹川麗清流疾且徐離離細磧淨靄靄樹陰疏石衣隨溜卷水芝扶浪舒連翩寫去檝鏡澈倒遥墟聊持點纓上於是察川魚　增唐孟浩然漢中漾舟詩曰漾舟逗何處神女漢臯曲雪罷氷復開春潭千丈緑輕舟恣往来探翫無厭足波影揺妓釵沙光逐人目傾杯魚鳥醉聯句鶯花續良會難再逢日入須秉燭　李白金陵望漢江詩曰漢江迴萬里派作九龍盤横潰豁中國崔嵬飛迅湍六帝淪亡後三吴不足觀我君混區宇垂

拱衆流安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　李百藥王師渡漢水經襄陽詩曰導漾疏源遠歸海會流長延波接荆夢通望邇沮漳高岸沈碑影曲溆麗珠光雲昏翠島沒水廣素濤揚閱川已多嘆遐睇幾增傷臨溪猶駐馬望峴欲霑裳喬木下寒葉亭林落曉霜山公不可遇誰與訪高陽　又渡漢江詩曰東流既㳽㳽南紀信滔滔水急沈碑岸波駭弄珠皐含星映淺石浮蓋下奔濤溜闊霞光近川長曉氣高檣烏轉輕翼戲鳥落風毛客心既

多緒長歌且代勞　宋之問渡漢江宴别詩曰漢廣不分天舟移杳若仙秋虹暎晚日江鶴弄晴煙積水浮冠蓋遥風逐管絃嬉遊不可極留恨此山川　岑參與鮮于庶子泛漢江詩曰急管更須吹杯行莫遣遲酒光紅琥珀江色碧琉璃日影浮歸櫂蘆花罥釣絲山公醉不醉問取葛彊知　王維漢江臨汎詩曰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儲光羲漢陽即事

詩曰楚國千里遠孰知方寸違春遊歡有客夕寢賦無衣江水帶氷緑桃花随雨飛九歌有深意捐珮乃言歸

明陳束春日渡漢陽詩曰春風潺微雨了了見前川背水千家閉連山百雉懸鶯啼江上樹人散渡頭烟此日乘流者羇思殊未捐

原賦後漢蔡邕漢津賦曰夫何大川之浩浩披厚土以載形納陽谷之所吐兼漢沔之殊名揔畎澮之羣液演西土之陰精遇曼山以左迴遊襄陽而南縈於是遊目

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既乃風猋蕭瑟勃焉並興陽侯沛以奔鶩洪濤涌以沸騰願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觀朝宗之形兆看洞庭之交會

洛一

原春秋說題辭云洛之為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增詩云瞻彼洛矣惟水泱泱　原尚書曰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周

官豫州其川滎洛與伊瀍三水為三川　增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王者沈禮焉　春秋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謂之洛邑　原山海經曰洛水出洛西山東北注河入成皋之西　淮南子曰雒水輕利宜禾　魚豢典略云洛字或作雒初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為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隹加水　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冡領山郡經上洛弘

農河南縣盧氏𪊨城陽市宜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至鞏縣而入河也尚書稱導洛自熊耳又東會于伊又東北會于河是也 增宋書曰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洛書出 原述征記云洛水底有礬石故上無氷洛之神曰虙妃

洛二

增顧野王符瑞圖曰虞舜時黄龍從洛水出詣舜鱗甲成字舜即位與三公臨觀黄龍五采負圖出舜前 宋

書曰禹受舜禪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為洪範此謂洛出書者也　竹書曰洛伯用與河馮夷鬬盖洛水之神也　歸藏昔者河伯筮與洛伯戰而枚占昆吾占云不吉　原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水鬬將毀宮室王欲壅之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水聚于高歸于下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禍夫二川之神王卒壅之王室大亂賈逵注曰兩水會似於鬬　增竹書紀年曰晉定公二十年洛絶于周魏

襄王九年洛入城周山水大出　古今樂録曰秦始皇祀洛水有黒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来受天之寶乃與羣臣作歌云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倐忽南臨洛濵醊禱色連三光　原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遊容萬人自偃師去宮四十五里激洛水於殿下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宣建武十年雒水出造天津城門或欲築塞之宣諫曰昔王尊正身金隄水退況聖人耶言未絶而水去　增伽藍記曰神龜中洛水上作浮橋所

謂永橋也常景為洛汭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　隋唐嘉話曰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廵洛水隄步月徐轡詠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神仙焉　舊記志曰垂拱五年四月魏王武承嗣偽造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令雍州人唐國泰表稱獲之洛水則天大悅號其

石為寶圖七月改寶圖曰天授聖圖洛水曰永昌封其神為顯聖侯禁漁釣祭享齊于四瀆所出處號曰聖圖泉於泉側置永昌縣十二月則天親拜洛水受天授聖圖為壇于洛水之北中橋之左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寮蠻夷酋長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奇獸並列于壇前禮畢還宮父老勒碑于拜洛壇前號曰天授聖圖之表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奏毀之　唐書曰李適之為河南尹元宗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詣適之以禁錢作三

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　間見後録曰洛陽叢春園有先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為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於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洛三

原會澗　按河上詳前　河圖曰洛水地理陰精之宮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以授

瑞按河合際居中護羣王道和洽吐圖佐神逆名亂教摘亡予存故聖人觀河洛也

魚躍 鳳翔

魚豢典略曰湯東觀洛沈壁黃魚雙躍出于壇 曹植兩儀篇曰帝者化八極養萬物和陰陽陰陽和鳳至河洛翔

鳳集 龍見

沈約宋書曰黃帝齋于中宮坐于元扈洛水之上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其雄自歌其雌自舞 易乾鑿度曰帝王始興將起河洛龍見皆察其首黑者人正白者地正赤者天正

黑玉 丹書

帝王世紀曰湯時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殷朝者乃東觀沈壁于洛獲黃魚黑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 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運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錄圖

元龜 青鯉

沈約宋書曰元龜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川泉則洛出龜書 河圖曰黃帝遊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也

龜疇 鳳柙

尚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安國

注疇類也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黄録曰帝坐元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觀鳳皇銜圖至帝前圖以黄玉為押

笙鳳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晉好吹笙作鳳皇鳴于伊洛之間有道士浮邱伯接以上嵩高山

王雞 帝王世紀曰昭靈后名含始遊于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漢祖劉季

堯壇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于洛元龜負圖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

周觀 帝王世紀曰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之北有鼎中觀是也

軒遊 帝王世紀曰黄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

周卜 尚書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誥曰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夏謁　周闕

史記曰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下詳前

張禊 **潘居** 張協洛禊賦曰夫何三春之令日嘉天氣之絪縕和風穆而布暢兮百卉燦而敷芬顧春服之既成兮將祓除于水濱　潘岳閑居賦曰退而閑居于洛之涘

明珠 **藻玉** 上見曹植賦　山海經曰泰冒之山洛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其中有藻玉

沈璧 **墜鐘** 上詳前黑玉注　孫巖宋書曰高祖平闕洛致鐘虡舊器南還一大鐘墜洛水

三川 **四水** 伊洛瀍合流伊洛瀍澗

符命 **圖書** 東都賦曰河洛開奧符命用出圖書之泉文選

汎舟 **解禊** 李膺字元禮與郭林宗汎舟洛水人望之以為仙舟也　王濟解禊於洛

增出譙舉 **至陽虛** 山海經曰譙舉之山洛水出焉　又曰陽虛之山臨

于元扈之水是為洛汭**逕熊耳　繞鹿蹄**水經曰洛水東逕熊耳山北水經注曰洛又與虢水合繞鹿蹄之山**過偃師　度緱氏**水經曰洛水又東過偃師縣南水經注曰緱氏山名在偃師縣南洛水于此潛度即王子晉控鶴處**歷訾翟　會瀍伊**水經曰洛水又東歷訾城翟縣注訾司馬彪所謂訾聚也翟周畿內翟伯國下見禹貢**原青雲浮　赤光起**尚書中候曰武王觀于河沈璧禮畢且退至于日昧榮光並塞河沈璧青雲浮洛赤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吐之而去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曰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又曰克率群臣東沈璧于洛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出赤文成字宋均注曰稷讀曰側**九日溫　七夜雨**易乾鑿度曰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五日變為五色元黃下見前軒遊注

增帝升九阿　貢計百國穆天子傳天子西征濱洛升于九阿注其地有阪九曲洛水逕之蓋在散關南也　水經注曰洛水東逕計素渚蓋中朝時百國貢計所頓故渚以此名　陳兵紀勝　遣將窮源漢書光武陳兵于洛水見劉盆子等謂其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笑曰卿庸中皦皦鐵中錚錚也　晉書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次于洛陽命參將戴延之等乘舟泝流窮覽洛川欲盡知水軍可至之處延之等竟不達其源也　戴記八關　陸疏四闕戴延之西征記謂洛搃八關之水注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平津孟津也　陸機云洛有四闕伊闕其一也　神假虙妃　儼真王子漢書音義云虙妃虙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後曹植求甄后不得假虙妃作洛神賦　水經注緱氏山近洛水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之不得近竟舉手謝去

山有子巡堤詠詩成橋作頌俱見前洛二原鳳銜圖晉祠

以授軒龜負書以俾姒上詳鳳柙注下詳龜疇注五子徯太康

於洛汭三川感伯陽於西周

洛四

原豫州川周禮豫州其川洛熊耳源詳前眄彼洛水清洛

曲洛洛水辨名水經注周禮雍州其川洛汭此洛一名漆沮出馮翊此關輔之水又云洛

水出溿山東經洛縣及新都與湔水合流此又在蜀土增歷代帝王崇禮河圖玉版

曰蒼頡南廵臨元扈洛汭之水有靈龜負書丹甲赤文之授水經注云自蒼頡之後軒轅堯舜禹湯歷代修壇

沈辟于洛至周武則營洛邑而定鼎云

禮秩隆於四瀆 按祀典洛不列于四瀆然歷代齋壇辟奠之禮洛比四瀆更隆也

天下之大湊 周書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

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摯仲治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漢高祖始欲都之感婁敬之言而止光武起南陽定居洛邑逮于魏晉咸兩宅焉

洛經九山 水經注曰自鹿蹄之山以至元扈之山凡九山皆洛水所繞

洛有二橋 李昭德曰洛有二橋司農卿韋弘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深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厮殺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也

別袖拂洛水 韓愈送侯參謀

去來伊洛上 同上寄崔二十六

文洛赴洪河 杜甫三川觀水詩

嵩

山東頭伊洛岸 韓愈詩 持竿洛水側 同上 清洛水光鋪

碧簟 劉禹錫詩

洛五

原詩宋顏延之北使至洛詩曰振楫發吴州秣馬陵楚

山途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旦夕望三川

伊洛絶津濟臺館無尺椽空階多巢穴城闕生雲煙

唐太宗臨洛水詩曰春蒐馳駿骨總轡俯長河霞處流

縈錦風前瀁卷羅水花翻照樹隄蘭倒插波豈必汾陰

曲秋風發棹歌　蕤味道奉和受圖温洛詩曰緑綺膺
河檢青壇俯洛濱天旋俄制蹕孝享屬嚴禋陟配光三
祖懐柔洎百神霧開中道日雪斂屬車塵預奉咸英奏
長歌億萬春　李嶠奉和拜洛詩曰七萃鑾輿動千年
瑞檢開文如龜負出圖似鳳銜来殷薦三神饗明祠萬
國陪周旗黄鳥集漢幄紫雲迴日暮鈎陳轉清歌上帝
臺　牛鳳及奉和受圖温洛詩曰八神扶玉輦六羽警
瑶溪戒道伊川北通旌澗水西銜圖開洛匱刻石與天

齊瑞日波中上仙禽霧裏低微臣矯弱翮忭舞接鸞鷖

薛眘惑進船于洛水詩曰禁園紆睿覽仙櫂叶時遊

洛北風花樹江南彩畫舟芳生蘭蕙草春入鳳皇樓興

盡離懷暮煙光起夕流　增唐李嶠詠洛詩曰九洛韶

光媚三川物候新花明丹鳳浦日映玉雞津元禮期仙

客陳王覩麗人神龜方錫瑞緑字佇来臻　武后大享

拜洛樂章詩曰神功不測兮運陰陽包藏萬宇兮孕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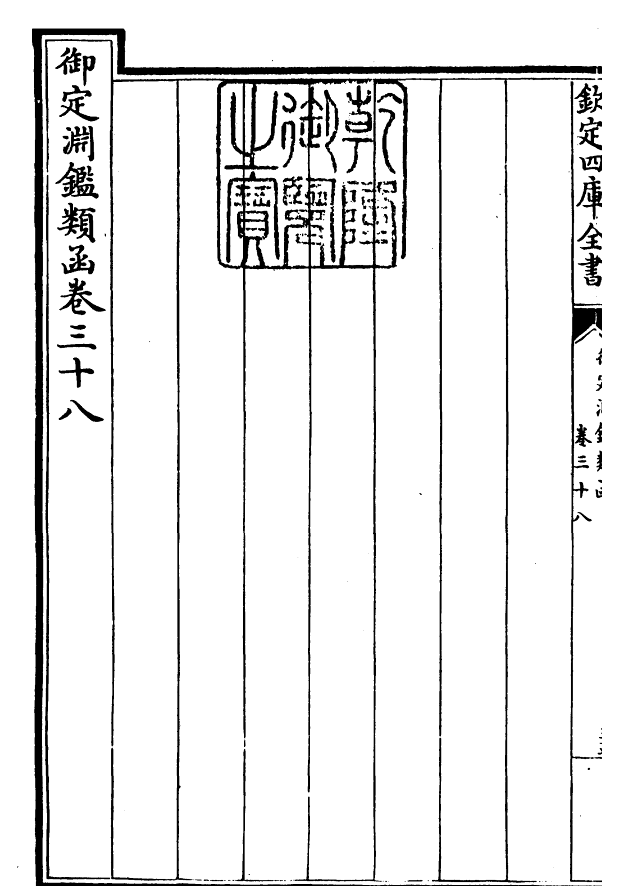
荒天符既出兮帝業昌顧臨明祀兮降禎祥　宋張耒

渡洛憶淮上詩曰沄沄清洛轉山隈渺渺東流不復回輕鳥意隨青嶂去亂波爭汎夕陽來偶驚舟楫鄉心起乍脫塵埃病眼開疑是盱眙郭門外月明帆席過清淮

原賦魏曹子建洛神賦曰余從京師言歸東藩北過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容與乎楊林流盼乎洛川覩一麗人於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虙妃君王所見無乃是乎余告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宛若游龍髣髴兮

若輕雲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迴雪于是忽焉縱體以遊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元芝收和顔而静志兮申禮防而自持爾乃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波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濵之游女體迅飛鳬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韈生塵于是屏翳收風川后静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鑾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涌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

是越北沚過南罔動朱唇以徐言陳文接之大綱恨神
人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撫微情以效愛獻江南之明
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
原銘後漢李尤洛銘曰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
經於洛邑元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
乘終濟造舟為梁三都五州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任
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八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九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寳光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九

地部十七 渭 涇 昆明池 漕河

渭一

原春秋説題辭云渭之為言布也渭渭流行貌 尚書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周官雍州其浸渭洛為關中三川周幽王時三川震是也渭與涇灞滻澇潏灃滈為八水案水經注

及山海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烏鼠同穴山東北過狄道縣南上邽縣北陳倉縣南武功縣北槐里縣南與澇灃二水合東至高陵與涇水合又與漆沮水合經秦漢之都至潼津而入河也　增河圖曰烏鼠同穴山地之幹也渭水出其中　辛氏三秦記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高二十丈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成土山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十四年又赤三日　洪範五行傳曰赤

者火色蓋亦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陰陽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　沈約宋書曰秦漢都西京涇渭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　雜兵志曰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蠶

渭二

增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史記曰太公垂釣於渭周西伯將獵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

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　列子曰夸父逐日渴飲渭水不足乃暍死　水經注曰渭水石柱橋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之出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惟背以上立水上　原三輔舊事云初秦都渭北渭南作長樂宮橋通二宮間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汧以為秦西門二門相去八百里渭

水貫都以象天河横橋南渡以象牽牛漢都渭南開北闕以臨渭渭北則陵廟所在　增史記曰文帝十二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　又曰張釋之為廷尉漢文帝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廷尉廷尉奏此人犯蹕當罰金　陳壽益都耆舊傳曰漢武帝時蜀張寛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渭水乳長七尺上怪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寛在第七車對曰

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見　曹瞞傳曰操與馬超隔渭水而戰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地多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今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

魏春秋曰諸葛亮出斜谷臨渭水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西止五丈原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渭水南原　王景暉南燕書曰姚秦皇初三年歲在丁酉於長安渭濱得赤璽上有文字曰天命燕德　劇談録曰陳季卿羈棲輦下甞訪僧於青龍

寺遇僧他適因憩於煖閣中有終南山翁方擁爐而坐東壁有寰瀛圖季卿歎曰得自渭泛河濟江達於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中渭水上季卿熟視恍若登舟旬餘至家復登葉舟泛江至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

渭三

原貫都上見前三輔舊事 浸雍下見前周官 增同穴 合流尚書

注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故名鳥鼠同穴渭水出焉 水經注渭與涇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

性清 色赤 後周宇文道渭源詩合流應不雜方知性本清 色赤見前史記 原知

星 相氣 上見前益都耆舊傳 葛洪神仙傳曰駙馬都尉北海巫炎字子都漢武帝出子都見於渭橋上見頭上鬱鬱有紫氣高丈餘帝召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曰此君有陰道之術 應德

失紀 秦書曰昔三代居三河而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水數赤瑞興應德之效也 焦贛易林曰山崩谷絶天福盡竭涇渭失紀玉歷既闕 增甘誓 鎬書 水經渭水東合甘水即夏啓伐有扈作誓于甘 又渭水與鎬水合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容至華山見有素車白馬來者曰子之咸陽顧托書致鎬池君內言祖龍死 原造舟 贈路 上詩見前 又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 通橋 複道 上詳前 史記曰秦始皇複道向阿房宫渡渭屬之咸陽以象

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 秦祠 漢拜 上見前沈約宋書漢書曰文帝親拜灞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 晉壘 苻壇 臧榮緒晉書曰諸葛亮率衆出斜谷高祖拒亮遂濟渭水背水而壘 裴景仁苻書曰苻健至長安賈元等上尊號依舊儀立百官設壇城南於渭水之陽 垂釣 投錢 上見前史記 趙岐三輔決録曰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 增棄脂 出椀 杜牧阿房宮賦曰渭流漲膩棄脂水也 酉陽雜俎景龍寺有八角井唐元和中有公主過之令侍婢以銀稜椀取水誤墜井中經月餘椀出於渭河 原龍飲 雞翔 上見前三秦記 裴景仁苻書曰苻健皇始四年冬山雞來入人家栖宿養子而去羣聚傍渭水而游翔與家雞無異 導鳥穴 入龍山 上見尚書 下詳前三秦記中 出地幹 象天

河上見前河圖下詳前三輔舊事增過上邽歷大散水經注渭水東過上邽縣又東北歷大散關逕略陽繞華陰水經注略陽在隴右又渭又西逕略陽又曰渭水東繞華陰縣北原貫甸服浸神皐水經渭南渭北總貫注於長安甸服也又秦漢立皐祠於渭傍稱神皐焉橋法牛氣如蜃上見前三輔舊事下見前雜兵志增作離宮開北闕秦作離宮在渭水南北漢都渭南開北闕以臨渭俱見三輔記走櫟道通茂陵東渭橋漢高祖造以走櫟陽之道西渭橋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俱見水經注原出周鼎得燕璽上見前史記下見前南燕書驚輿馬御樓船上見前史記漢書曰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諫諍元帝酎酒宗廟出

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曰宜從橋上乃從橋鄺道元注水經曰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　呂

鈞陽　馮耕陰 上見前史記　馮衍楊節賦序曰馮子耕於驪山之阿渭水之陰廢弔問之禮絶游宦之路眇然有超物之心無偶俗之志

增丹幾陷　瞞乍驚 水經注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為機欲以陷丹丹渡橋機不發　又曰渭橋舊有忖留神像董卓入關焚此橋曹瞞吏修之見忖留像而驚之

非子主馬　文公出田 史記秦之先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間又曰秦文公田於汧渭之間

秦築阿城　漢起上苑 史記秦始皇三十五年作朝宮於渭南亦曰阿城也又曰漢武帝建元中起上林苑屬之南山亦在渭南也

夸父渴飲　季卿圖泛 上見前列子下見前劇談録

囊沙作

城 抱騘涉水曹瞞傳曰瞞與馬超隔渭水而陣乃作縑囊囊沙以堙水造城唐書安禄山反僕固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騘以過 原導鳥鼠之源 為雍州之浸

渭四

增厲鍛詩涉渭為亂取厲取鍛 原迎太姒見前詩親迎于渭 得玉璜呂望垂釣於渭水得玉璜遂為帝師 送舅氏見前贈路注中 增眞人西遊水經注渭水與汧合入散關昔老子將至關令尹喜候氣知眞人將有西遊者 陳寶水經注渭水又東過陳倉縣縣有寶雞祠即秦文公遊獵於此遇寶雞鳴故曰陳寶 鄜畤封禪書秦文公田於汧渭之間夢黄蛇自天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以為上帝之神於是作鄜畤祠白帝 原見玉英史記漢文

帝立渭陽五帝廟常有玉英見

增大人見水經注渭水北過襄武縣魏咸熙二年襄武上言有大人見身長三丈跡長三尺言歷數當在晉

背負清渭郭子儀奏雍州背負清渭濁河之固

分渭水入金光門韓朝宗為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匯為潭以通西市林木

祓除李適傳天子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

渭河三百里內漁釣者五坊捕治之唐史河渠令

馬化為龍柳宗元龍馬贊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騣居帝閑二十年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游泳去不知所終

蛙大如鼎唐志神龍中渭水有蝦蟇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

合秦川隴水見水經注

船司空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服虔曰縣名

陽春澌韓愈

詩灞渭陽春澌獨向東杜甫詩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原沔彼渭水

浸夫雍州

渭五

原詩後周宇文逌至渭源詩曰渭源奔鳥穴輕瀾起客亭淺淺滿澗響蕩蕩竟川鳴潘生稱運石馮子聽波聲斜去臨天半横來對始平合流應不雜方知性本清庾信望渭水詩曰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今暝浦應有落帆還 隋煬帝臨渭源詩曰西征乃届此山

路亦悠悠地幹紀靈異同穴吐洪流濫觴何足擬浮槎難可儔驚波鳴澗石澄岸瀉巖樓滔滔下狄縣淼淼肆神州長林嘯白獸雲徑想青牛風歸花葉散日舉煙霧收直為求民隱非窮轍跡遊　薛道衡奉和臨渭源應詔詩曰元功復禹跡至德去湯羅　玉關亭障遠金方水石多八川茲一態萬里導長波驚流注陸海激浪象天河鑾旗歷巖谷龍穴暫經過西老陪遊宴南風起詠歌庶品蒙仁澤生靈穆太和微臣惜暮景願駐魯陽戈

柳顧言奉和春日臨渭水應令詩曰飲馬投錢岸解釣剖璜津風絲曳香餌覆杯懷昔人　唐韋嗣立奉和三日祓禊渭濱詩曰乘春祓禊逐風光扈蹕陪鑾渭渚傍還識當時水濱老衰年八十待文王　李乂奉和三日祓禊渭濱詩曰中園花柳暮春時元巳陪遊樂在茲此日欣逢臨渭賞昔年空道濟汾詞　徐彦伯奉和三日祓禊渭濱詩曰晴風麗日滿芳洲御色春筵祓錦流皆言侍蹕璜溪宴暫似乘槎天漢游　增唐岑參西過渭

州見渭水思秦詩曰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　崔國輔渭水西別季崙詩曰隴外長亭堠山深古塞秋不知嗚咽水何事向西流

增賦唐劉珣渭水象天河賦曰昔我先王肇修人紀乃建邦國以立都鄙或處沃而稱奥或宅中而為美周分景臺之測用會陰陽之擬漢據鶉首之分實為山河之理故右扶風而左馮翊距涇川而浮渭水潼函襟帶豐鄠巍峩下則崇岡於地險上乃取範於天河城雉周環

而斗設宮觀駢牙而星羅轉曲江於前岸俯冀闕於中波車馬諠流渾濤聲之交錯風塵日夕與津霧而相和蓋聖人垂則必天之象王者都會大洽斯享運璇衡以齊玉燭法露盤以崇金掌四方輻凑萬國攸仰風雲以之吸合日月於焉澄朗苟禎祥而應會則乾元之攸往何必河出圖洛出書然後為卜食之華壤者也懿哉作者元后中興後嗣同天之道順人之意横橋乃牽牛之設素滻則飲龍之謂晚光澹灩接鳳苑之祥煙曉色清

明連斗城之佳氣樓臺傍而津涯隱伏鐘鼓作而波濤汩沸不覩斯焉以取斯寧復知王者之貴不察所由於所以又安明坎德之靈而主乎渭徒觀其遠界汧隴横截秦川沃長安之霞日浮京兆之雲天都邑傍於左右舟檝來而泝沿上林之煙開霧卷建章之户萬門千朝而望兮蓬瀛若留乎岸側夕而臨也河漢宛在乎目前是以婁敬云被山帶河四塞為固豈不謂天道無親惟德是輔祥符下及瑞圖斯遇以登仁壽之理用表坤靈

之喻請謂東周安處先生之徒與須知西朝翰林主人之作賦　衛次公渭水貫都賦曰清渭天鑿名都王制貫金城千里之域寫銀河九霄之勢同穴發源衆川潛泄分黒水以渺漫遶黄山而迢遞水能濟物用導於中州君德配天故法於上帝都之會也皇皇渭之流也湯湯異東西之瀍澗非汲引之沮漳夏后濬川分流非肇於伯禹秦德王水貫都必因於始皇照雙鳳之丹闕架長虹之飛梁褰裳者不勞於揭厲濯纓者何必於滄浪

泛彼樓船掩橫汾於武帝濱之釣叟感入兆於文王且夫前王酌憲惟皇都之所建度地有孚因貫渭之上腴曲抱乎周原秦野旁臨乎八達九衢既流衍以紅粟誠輝煥乎黄圖則知八水皆流豈清於渭水五都並制莫大於西都原夫渭者雍之巨浸都者人之所聚天垂法君必取曳雲間之清渭何殊雲漢移天上之紫宫洞開天府及乎縈流一帶中派紆餘蕩元氣澄太虚稽前典而備矣於名川而舍諸豈惟積潤於庶物固亦近壯於

皇居至乃春景澄廓晴霞朗暢涵萬象於影中度牽牛於波上客有覯光者於兹而寫望美夫取法可仰因天垂象疏紫陌而逶迤流丹霞而蕩漾周公卜洛雖云風雨所交秦后貫都實謂膏腴之壤惟洪業之永固與渭流而彌廣

涇一

增爾雅云直波曰涇　書曰涇屬渭汭孔安國尚書注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　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原周官雍州

其川涇汭　增淮南子云涇水出薄洛山高誘注薄洛山即幵頭山也

原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為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澇潏灃滈為關中八水　案辛氏三秦記及山海經注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幵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而入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合漆沮水至潼津入於河

涇二

增詩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左

傳曰晉侯伐秦帥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國語曰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女三為粲粲美物也汝何德以堪之康公弗許一年恭王滅密　史記曰韓聞秦之好利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説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以溉田禾既而詐覺秦欲殺國國曰臣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遂使成之名鄭國渠　原又曰武帝大始二年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因名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櫟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增前秦記曰苻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隷三萬人開涇水上源以溉田百姓賴其利　唐書曰關中沃野千里舊資鄭白二渠為豪家貴戚壅隔上流置私

碾百餘所農夫所有十奪六七大歷初李栖筠為工部侍郎悉奏毀之　又云代宗詔除涇水上流私碾以妨民溉有脂粉碾兩輪有司未敢毀撤公主見代宗訴之帝謂主曰吾行此詔蓋為蒼生耳可為衆率先公主即日毀去由是勢門碾磑毀八十餘所　宋史曰張守約知涇州涇水暴漲為城害每歲治堤堰費不貲適年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荒歲勞民甚於河患禱之河神一夕雷雨河徙而南城不為患

涇三

原合渭 歷峽上見前尚書酈道元注水經曰涇水東流歷峽謂之涇峽 增富流 織迹唐文粹李庚西都賦曰其地勢也帶涇渭之富流柳宗元愚溪對云乃合清渭自彰織迹 鍤雲 渠雨白渠成民作歌有舉鍤為雲決渠為雨之句 前鄭 後白鄭國在前白渠起後同上民歌 原泰卜 漢祠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卜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 漢書曰灞滻灃澇涇渭之水皆不在大川之例以近咸陽盡得比大川之祠也 周震 漢壅史記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徐廣注曰涇渭洛也 又曰漢成帝河平四年長陵臨涇岸崩壅涇水 毒晉 祟秦上見前左

傳下見前秦卜注中　造舟　沈馬薛瑩後漢書曰章帝北巡下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至于涇而還　鄜道元注水經曰秦二世將祠涇沈四白馬於涇齋於此宮内　增冠三川並見前　列八水　首薄洛　尾高陵薄洛山名涇發源高陵縣名涇至此入渭並見前　屬渭汭山海經曰涇西五十里曰涇谷之山涇水出馬東流注於渭　下詳前　經隴阪　貫豳都見唐徐珩望涇水詩　原出涇谷　望夷宮水經注曰涇水經望夷宮以望北故名宮夷又曰涇水經長平觀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入朝上登長平觀詔單于無謁　長平觀　增水一石　泥數斗見前白渠民歌　原山崩涸　岸頹壅淮南子曰硝山崩而薄洛之水涸高誘注曰硝山在雍薄洛涇水也

漢_{下見}鄭國鑿注

增鑿上流　去私碾_{並見前唐書}　原鄭國鑿

白公穿_{並見前史記}　增夸父振履　王母乘雲_{輿地志涇州有振履堆夸父逐日振履於此　又曰漢武時王母乘五色雲降遂立祠於涇州}　雙渠禾黍　兩

輪脂粉_{上見前史記下見前唐書}　原引湜湜之流泥惟數斗　收

芃芃之稼畝乃一鍾

涇四

增鳬鷖_{詩曰鳬鷖在涇}　原沔彼涇水　浚為鄭渠　增三白_{輿地志涇陽白公引涇水溉田有上白中白南白三渠}　命刮朽壤_{唐文粹王繼張公德政碑}

曰維涇失防比歲多浸近縣疲於奔命他山苦於度材公乃命刮朽壤填巨石　請開支渠唐書黎幹戎州人大歷十三年為京兆尹百姓連狀告涇水壅隔幹力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　胡盧入涇山堂肆考曰胡盧河本名蔚茹河源出平涼府鎮原縣西南頽沙山下流入涇河　臙脂入涇又曰臙脂川在平涼府華亭縣西北一百里東流入涇河　蕩潏杜甫北征詩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　原控清　引濁

涇五

原詩唐徐珩日暮望涇水詩曰導源經隴阪屬汭貫嬴都下瀨波恒急迴圻溜亦紆毒流秦卒斃泥糞漢田腴

獨有迷津客懷歸漸暮途

增賦唐獨孤綬涇渭合流賦曰遊者感異源而合趣指
涇渭於秦樹涇如經也自北而南流渭若緯焉從西而
東注性相近以不息勢使然而自遇湜湜其沚昔既聞
之於詩湯湯其流今則狀之為賦夫至清者渭至濁者
涇惟清也鑒物之道著惟濁也含垢之義形共導金氣
咸通井星混殊流之昭晰成一帶之瀠渟初以縱亂橫
似爭長而難雜終以潔受汚何極睽而乃合禹功之所

兩存漢苑斯馬博納乍異其色覺游鱗之隱見必同乎聲帶長風之蕭颼象昭回之可求歌鄭白之有由飲馬投錢足以發明廉士浚渠降雨足以殷富神州既相弘以利物寧自異乎並流知之者齊我以不皦不昧感之者比我于一薰一蕕斯乃柔以長存和之足貴近則順洪河之紆直遠則成滄海之濩渭同功一體叶靈通氣信殊穀洛之流寧爽淄澠之味夫然彼獨清而無偶非達識之所謂

原贊唐韋挺涇水贊曰泲渠濁流屬渭清津流亦毒晉

靈嘗祟秦

增碑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曰涇水東行注白渠釃而為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歳按水部式泲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壅泉而顓其腴兵興以還寖失根本涇陽人果壅而顓之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乃脩故事考式文請更水道入於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寶歴元年京兆下其符司録姚康士曹掾李紹

實成之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謡力運不屑鼛鼓仲冬新渠成駛流渾渾如脉宣氣蒿荒漚冐迎耜斯釋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請名渠曰劉公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岸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繇是邑人享其長利高陵人蒙被惠風播為聲詩今采其旨而志於石文曰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

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紱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痾痊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田復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翺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昆明池一

原說文云池者陂也　增三輔黃圖云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堯時治水嘗停舟於此蓋堯時已有池漢代因

而深廣耳　原漢書曰昆明池武帝元狩三年所穿也初漢欲求身毒國為昆明夷所閉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曰滇河漢將伐昆明以通身毒使譎卒伐棘上林象滇河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池周圍四十里　增曹毗志怪云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人帝以為朔不知也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灰墨問之荅云天地大刼

將盡則刼燒此刼燒之餘乃知朔言有㫖

昆明池二

增漢書曰武帝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　班固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若摛錦與布繡燭燿乎其陂　張衡西京賦曰乃有昆明靈沼黒水元阯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氾　原西京

雜記曰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蓋照燭涯涘又作二石人東西相對以象牽牛織女　又曰昆明池刻石為鯨魚每雷雨魚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以祈雨往往有驗至昭帝幼冲不復習戰於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付長安市魚乃賤　増酉陽雜俎曰漢武昆明池中有水網藻枝横側水上長八九尺有似網目鳬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晉潘岳西征賦曰乃有

昆明池乎其中浩如河漢日月麗天旦似暘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元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址　唐書曰高祖武德九年三月庚寅幸昆明池習水戰太宗冬日臨昆明池有御製詩　景龍館記曰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為新飜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懷之惟沈

佺期宋之問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惜沈詩末句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耳　酉陽雜俎曰孫思邈嘗隱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孫公求救曰余昆明池龍也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法力加護孫謂曰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所禁今急矣固無所悋有

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

昆明池三

原神池　靈沼並詳前三輔黃圖　伐棘　鑿灰上見前漢書下見前志

怪記　象滇　儀漢上見前漢書下見前西征賦　刻石　儀星上見前西

京雜記下見前西征賦　元流　黑水上見前西征賦下見前西京賦　湯谷

虞泉並見前西征賦　漢宇　堯舟上見前西都賦下見前三輔黃圖　珍館

名宇上見前西京賦下見前西征賦　習戰　肄師漢書武帝鑿昆明池以習水戰

潘岳西征賦曰伊玆池之肇穿肆水師於荒服 增養魚 網藻 上見前西京雜記下見前西陽雜俎

鯨吼 龍求 上見前石鯨鳴吼下見前昆明池龍求救於孫思邈

象扶桑 似濛汜 並詳前 左牽牛 右織女 並詳前

原錦繡陂 杞柳隄 上見前西都賦下見前西京賦 增虛夜月 動秋風 杜甫秋興詩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終南雲影 渭北雨聲 江總昆明池詩曰終南雲影落渭北雨聲過

船疑槎度 珠似星來 虞茂賦昆明池織女石曰船疑海槎度珠似客星來

石鯨分溜 劫燼隱沙 唐太宗臨昆明池詩曰石鯨分玉溜劫燼隱平沙

金隄稅馬 石岸橫舟 李百藥和昆明

池詩曰秫馬金隄外横舟石岸前

川通黑水　地派紫泉李乂昆明池應制詩曰川通黑水浸地派紫泉流

太宗御製　昭容品詩唐太宗冬日臨昆明池有詩　上官昭容彩樓品詩見前序

上巳泛舟　晦日侍宴宋之問上巳泛舟昆明池有序　中宗於正月晦日幸昆明命羣臣侍宴賦詩見前景龍館記

昆明池四

原周以金隄見前　池濵得珠潘岳關中記曰漢武作昆明池人釣魚綸絶而去夢於帝求去具鉤明日帝戲於池見魚銜索帝取其鉤放之閲三日復游池濵得珠一雙帝曰豈非昔魚之報也

豫章館　刧燒灰　出日月　似雲漢並見前西都西京賦中

增貞觀獻獲　唐書貞觀五年太宗獵於昆明池獻獲於大安宫

問昆明開自何年日　帝嘗問許敬宗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日敬宗對元狩三年因伐昆明為此池以肄戰也

自作定昆池　六帖云安樂公主嘗請昆明池帝曰先帝未有以與人者主不悦自鑿定昆池

延袤數里定言可抗之也

紫雲樓綵霞亭　唐書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宫殿千門語意天寳時環江有觀榭宫室問鄭注即詔兩神策治曲江并治昆明作紫雲樓綵霞亭

鯨吼歲熟　朝野僉載開元初石鯨吼歲歲大熟

應制同用堯字　唐時思勅尚書省寮宴昆明池應制同用堯字如張嘉貞詩首句靈沼初開漢神池舊浴堯

昆明池五

原詩周庾信晚讌昆明池詩曰春餘足光景趙李舊經過上林柳腰細新豐酒汎多小船行釣鯉新盤待摘荷蘭皐徒稅駕何處有淩波　又和炅法師遊昆明池詩曰秋光麗曉天鷁舸汎中川密菱障浴鳥高荷没釣船碎珠縈斷菊殘絲繞折蓮落花催斗酒棲鳥送一絃隋江總秋日昆明池詩曰靈沼蕭條望遊人意緒多終南雲影落渭北雨聲過蟬噪金隄柳鷺飲石鯨波珠來照似月織處寫成河此時臨水歎非復采蓮歌　隋薛

道衡秋遊昆明池詩曰灞陵因靜退靈沼暫徘徊新船
木蘭楫舊宇豫章材荷心宜露泫竹徑重風來魚潛疑
刻石沙暗似沈灰琴逢鶴欲舞酒遇菊初開羇心與秋
興陶然寄一杯　虞茂賦昆明池一物得織女石詩曰
隅河圖列宿清漢象昭回支機就鯨石拂鏡沈池灰船
疑海槎度珠似客星來所恨雙蛾歛逢秋遂不開　元
行恭秋遊昆明池詩曰旅客傷羇遠樽酒慰登臨池鯨
隱舊石岸菊聚新金陣低雲色近行高雁影深欹荷瀉

園露臥柳横清陰衣共秋風冷心學古灰沈還似無人處幽蘭入雅琴　唐太宗冬日臨昆明池詩曰石鯨分玉溜劫燼隱平沙柳影冰無葉梅心凍有花寒野疑朝霧霜天散夕霞歡情猶未極落景遽西斜　李百藥和許侍郎遊昆明池詩曰神池望不極滄波接遠天儀星似河漢落景類虞泉年深平館宇道泰偃戈船差池下鳬雁掩映生雲煙浪花開已合風文直且連秘馬金隄外横舟石岸前羽觴傾緑蟻飛日落紅鮮積水浮深智

明珠耀雅篇大鯨方遠繫沈灰獨未然知君嘯儔侶短翮徒聯翩

任希古和七月七日遊昆明池詩曰秋風始搖落秋水正澄鮮飛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岸珠淪曉魄池灰斂曙煙汎槎分瀉漢儀星別構天雲光波處動日影浪中懸驚鴻結蒲弋遊鱗入莊筌萍葉疑江上菱花似鏡前長林代輕幄細草即芳筵文華開翠岱筆海控清漣不挹蘭尊聖空仰桂舟仙

沈佺期奉和晦日幸昆明池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回雙星遺舊

石孤月隱殘灰戰鷁逢時去偲魚望幸來岸花緹騎繞隄柳幔城開思逸横汾唱歌流宴鎬杯微臣凋朽質羞覩豫章材　宋之問奉和晦日幸昆明池詩曰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淩石鯨度槎拂斗牛回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沈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增唐蘇頲昆明池晏坐王兵部珣見示以三韻因而有荅詩曰晝舸疾如飛遥遥泛夕暉石鯨吹浪隱玉女步塵歸獨有銜

恩處明珠在釣磯　沈佺期昆明池侍宴應制詩曰武帝伐昆明穿池習五兵水同河漢在館有豫章名我后光天德垂衣文教成黷兵非帝念勞物豈皇情春服過鯨沼雲旗出鳳城靈魚銜寶躍仙女廢機迎柳拂旌門暗蘭依帳殿生還如流水曲日晚棹歌聲　張嘉貞恩敕尚書省寮宴昆明池應制同用堯字詩曰靈沼初開漢神池舊浴堯昔人徒習武明代此聞韶地脉山川勝天恩雨露饒時光牽利舸春淑覆柔條芳醖醒千日華

餞落九霄幸承歡賚重不覺醉歸遥　蘇頲恩敕尚書

省寮宴昆明池應制同用堯字詩曰露渥灑雲霄天官

次斗杓昆明四十里空水極晴朝雁似銜紅葉鯨疑噴

海潮翠山來徹底白日去回標泳廣漁槎溢浮深妓舫

搖飽恩皆醉止合舞共歌堯　又奉和晦日幸昆明池

應制詩曰炎歷事邊陲昆明始鑿池豫遊光後聖征戰

罷前規霽色清珍宇年芳入錦陂御杯蘭薦葉仙仗柳

交枝二石分河瀉雙珠代月移微臣比翔泳恩廣自無

涯　李乂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詩曰玉輅尋春賞金堤重晦遊川通黒水漫地派紫泉流晃朗扶桑出綿聮樹杞周鳥疑埋海處人似隔河秋刼畫灰猶識年移石故留汀洲歸棹晚簫鼓雜汾謳

增賦唐張仲素漲昆明池賦曰空闊靈沼蒼茫舊規昔穿焉迎秋而大閱戎艦今漲也乗春而無竭陂池惟時陽候既序陰冰已泮天子乃詔京尹以亢役命水工而叶贊陳衆力而雲鍤勃興洩萬派而箭流共灌澮汪汪

之積水似耿耿之斜漢況復穀雨初霽夭桃正春總上善以利物涵聖澤之深仁軼彼宮沼瀰如海濱鼓金堤之曲岸揚石鯨之彩鱗浪湧煙郊更失辨牛之涘日華翠潋纔分織女之津伊昔殊荒未化勤遠是思非障澤之瀦矣將水戰而隷疑作肄之構館浮鷁以遨以嬉獱獺呈形有類於文身之俗鳧鷖亂響如習乎下瀨之師春水平兮波緩春日煦兮沙暖雖守柔以易狎竟安卑而就滿重泉之沫騷騷而若回淺沚之毛離離而漸短至

若鏡朗風收澄明不流沃餘潤於荒野引孤光於釣舟豈獨鼉鼉是獻實亦龜龍載游厥迹既往前聞可想故人遥集曽分劫火之灰蕃帥來朝暗識滇河之象其漲則那式詠且歌鬧鄭白之墳衍流畎澮以天波瑞氣長凝表宸居之在鎬晴虹乍飲若榮光之出河大哉水之為量皆從夫一勺之多

增序唐宋之問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曰暮春脩以文之會上巳邀祓禊之遊乃結搢紳撰清辰殷

殷轔轔歊霧驚塵望昆明之濱觀其大浸川陸博資畿甸鳧鷺發海來往沈浮日月麗天東西出入千年珍館無復豫章四面金堤仍同樹杞是日也駢肩錯轂備朝野之歡娛袪服靚粧匝都城之里閈翠幕星布錦帆霞屬餘瀝下醉於綃人新聲遠聒於川后縱目遐覽識皇代之承平得意同歸有吾儕之行樂高朋一座桂樹叢生君子肆筵玉山交映東皙以言談得俊張華以史漢先鳴登旨酒而無荒絃清琴而自逸於是涉連揭命孤

舟桃水漲而浦紅蘋風摇而浪白逼匡阜兮遵彭蠡邈
矣載浮指衡岳而超洞庭眇焉疑到曲島之光靈乍合
神䰟密遊中流之萍藻忽開龜魚潛動睎鏤鯨而鼓棹
共看燒劫之灰歷牽牛而問津欲取支機之石晴光劃
野有象而必形夕陽照山無竒而不見思溢今古心揺
草木漢家城闕遺之以雜霸之風秦塞膏腴潤之以太
平之色景窮勝踐歸限嚴闉思染翰於上林願揮戈於
濛汜主稱未醉惟見馬駐浮雲賓共少留自有魚銜明

月宮商待叩羣公之獲助已多序引先題下走之求蒙不逮請授素幅以頌佳遊使一時之興詠遥存千古之姓名常在　孫遡宰相及百官定昆明池旬宴序曰皇帝御天下之十有九載賜羣臣十日宴所以畢春氣樂太平也越三月巳巳會於定昆明池於是秉鈞宗公執事庶尹華衮赤舄黼衣繡裳奉璋峩峩珮玉鏘鏘仰毋闕而拜命俯清川而樂飲大庖孔碩尹京為致饎之司旨酒思柔柱史為佐樽之政既錫之以高會又恍之以

備樂脩妓羅舞名倡間歌含姑洗於鐘鼓動陽春於羽籥陟則設帟降則具舟艕文鷁以泝洄與飛鷗而狎玩魴鱮甫甫鳧鷖翼翼熏風敷散於草木喜氣宛延於郊甸亦既醉止于胥樂兮

漕河一

原白帖曰水運曰漕　增文獻通考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

所以禹貢所載入於渭入於河之類不過是達朝廷之路耳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無二年之積孫子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又是當日諸侯侵伐一時轉輸之道則如此至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運天下之粟然後漕運之法自此興而漕河亦自此講矣　按政術部中詳載漕運而水部先有漕河一類則漕運既專叙歷代倉庾漕河宜備考歷代河渠即河渠之無與于漕但資民田灌溉者亦不得混

入焉

漕河二

增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雖秦晉兩國一時之輸而雍絳水運相通實漕河之見端也　春秋魯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溝通江淮以通糧道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今廣陵邗江是也

秦本紀曰始皇欲北伐使天下飛芻挽粟起於黄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史記曰婁敬説高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

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敬説是也　孝武本紀云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食貨志曰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紀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鄭當時以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數萬人費亦各以鉅萬千數　後漢書張純傳曰建武二十三年純為大司空上言穿陽渠引洛水為漕大得其利 注陽渠在洛陽城南　王

景傳曰景沈深多技藝永平十二年議脩汴渠乃引見景景陳其利害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渠功業有成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脩渠築隄自滎陽漕渠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明年渠成於漕大利帝親自廵行詔濱水郡國置河隄員吏拜景為河隄謁者 孝章本紀曰建初三年詔罷常山滹沱石臼河漕因謁者鄧

訓上言此漕難成也　晉食貨志曰魏脩廣淮陽百尺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以便漕又大治大陂于潁南潁北　又曰賈逵為豫州刺史南與吳接脩水戰之具遏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也　隋食貨志曰文帝以渭水多沙漕者苦之開皇四年詔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引渭水三百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　本紀云開皇七年于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郭衍傳曰衍於開皇九年為開漕渠大監鑿引渭水自

大興城即西京城也　至潼關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富人渠

薛冑傳曰開皇中冑為兖州刺史先是城東沂泗水

合而南流汎濫冑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通漕利盡淮海

號為薛公豐兖渠　通典云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

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天下利於轉輸　唐食貨志曰唐

都關中土地狹所出不足給京師常漕東南之粟高祖

太宗用物有節高宗後歲用益多開元二十一年裴耀

卿請置東西倉以避三門水險謂之水陸運史記正義底柱山俗

名三門山二十九年李齊物鑿砥柱以通漕然水益湍悍舟不能入天寶三年韋堅代為水陸運使始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通山東租賦迄隋常治之堅乃占咸陽壅渭為堰初滻水衝苑左有望春樓堅於樓下鑿為潭以通漕三年而成唐志望春樓即在長樂陂也賜名廣運潭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以堅為最未幾潭不可漕付司農掌之為捕魚之所　黎幹傳曰唐大歴元年幹遷京兆尹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乏幹自南山開渠抵景風延喜門

入苑以漕薪炭帝御安福門覩之幹密具艒船作倡優水嬉以媚帝久之渠不就　齊澣傳曰開元中澣為潤州刺史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由京口埭下治伊婁渠二十五里以渡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歲利百億

文獻通考曰宋都于汴其初四河所運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以後汴河黄河惠民河廣濟河歲運五百五十萬石　陳止齋曰汴都漕運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

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閔河蔡河本一水即惠民河也京東之粟自五丈河歷曹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玉海云宋乾德淳化中屢疏黄河運道天聖七年高弁高繼密等上黄河諸埽圖　輿地廣記曰汴河蓋古莨蕩渠也首受黄河水自隋開浚以通江淮漕　玉海曰熈寧四年命發運副使史公弼脩泗州洪澤河九年王子京脩運鹽

河自泰州至如臯百七十餘里元豐二年浚淮南運河自召伯堰至儀真十四節六年發運副使蔣之奇請開治長淮洪澤河役民夫九萬二千元符元年脩楚州河賜名通漣河皆為東南漕渠計也　續文獻通考曰元都於燕漕專恃乎東南其初運由海道世祖時因壽張尹韓仲暉獻議于至元二十六年興工起東平州安民山西南道壽張西北二百五十里抵臨清引汶絶濟直屬御河即今衛河建閘三十有一以節蓄洩遂名會通

河　又曰大通河即潞河也至元二十九年以郭守敬為都水監守敬導昌平縣白浮村神仙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閘以時蓄洩賜名曰通惠　又記淮安漕道曰自漢以來即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築堤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有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

又記揚州高寶運道曰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運船

觸隄往往敗溺弘治三年於高郵湖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萬歷十二年又於石隄之東開新河二十餘里以避寶應槐角樓一帶之險名曰弘濟河　又記徐呂二洪漕道曰徐州洪在徐州為運河要害亂石峭立凡百餘步成化四年命鑿石以利舟楫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成化八年甃二石隄

漕河三

增都泰 輸渭西漢及唐都咸陽天下漕皆輸渭水 宅梁 歸汴東漢及宋宅洛陽天下漕皆歸汴渠 王燕 貢潞元及明王幽燕天下漕皆貢潞河 百尺魏脩淮陽百尺渠以便漕見前晉食貨志 五丈宋漕一自五丈河即廣濟河也見前文獻通考 千乘 三門漢脩汴渠漕東至千乘海口見前王景傳 唐裴耀卿兼水陸運避三門之險見前唐食貨志 富人 惠民隋開皇中開漕渠曰富人渠見前郭衍傳 宋漕一自惠民河見前文獻通考 鑿潭 圖埽韋堅鑿廣運潭以集漕艘見前唐食貨志 宋天聖中高繼密等上黃河諸埽圖見前玉海 廣濟 會通宋漕河有四一名廣濟河見前文獻通考 元運自東平州抵臨清名會通河見前續文獻考 永濟 大通隋煬帝於河北開永濟渠見通

鑑　元漕會大通河即潞河也見文獻通考

賈侯　薛公 賈逵刺豫州開運渠遂名賈侯渠見前晉食貨志　隋薛胄刺兖州洩水通漕名薛公豐兖渠見前薛胄傳

原通零桂　達褒斜 杜預傳預鎮襄陽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以通零桂之漕　漢書元光中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作褒斜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治滹沱　鑴底柱 後漢建初中罷滹沱石臼河漕見前本紀　陽馬言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鑴廣之上使馬鑴之而水益湍怒

增開伊婁　脩洪澤 唐齊澣刺潤州開伊婁渠於京口見前澣傳　宋熙寧中史公弼蔣之奇脩淮泗洪澤河見前玉海

升樓望　御門觀 唐韋堅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下明皇升樓望之大悅見唐食貨志　黎幹開渠以漕薪炭代宗御安福門觀之見前幹傳

永平巡

開皇詔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巡行汴渠 隋文帝開皇初大講漕渠首引渭水有詔並見後

長樂陂前 望春樓下 唐廣運潭開在望春樓下樓即在長樂陂前見前

原

樹柵立埭 燒石翦木 晉書謝元既克苻堅乘勝下兗州患水澀運艱乃堰呂梁水植柵立七埭為派以利運漕 後漢虞詡傳詡為武都守運道艱澀詡案行自沮至下辨數十里燒石翦木以開漕

增賈讓三策 劉晏一書 漢待詔賈讓上治河三策 唐轉運使劉晏遺宰相書論漕渠

渠因賈著 瀆以孟名 上見前賈侯渠 地理志常州武進縣西有孟瀆

漢優王景 唐寵韋堅 王景以治渠拜河隄謁者 韋堅以轉運進常侍並詳前

雍絳汎舟實始漕政 江淮運道遂富國租

漕河四

增潰渭洞河班固西都賦東郊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　泛舟山東又曰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都水漢百官表三輔皆有都水如馮翊參領護左馮翊都水劉向領護三輔都水　河隄謁者漢志王延世領河隄謁者秩千石或名具官為護都水使者　經明禹貢漢平當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領河隄　言水災李尋傳以尋言且有水災拜尋騎都尉使護河隄　五謁者晉傳元傳元上疏曰先帝分河隄為四部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非一人所周也　拖渠鮑照蕪城賦拖以漕渠注謂邗溝也　引栗淮海潘岳西征賦漕引淮海之粟　疏嘉陵江漕地理志唐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以西開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

以碎之通漕以饋戍州戍兵

運木渠 會要唐大歷元年鑿運木渠自京兆府東入於上苑

灕水漕 唐李渤傳桂州有灕水秦命史祿伐粵鑿爲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江水潰毀每餉役數十户濟一艘渤灑浚舊道障泄得宜舟楫利焉

隋害唐利 皮日休作汴河銘曰在隋則害在唐則利

元豐導洛記 玉海宋元豐元年都水丞范子淵畫十利請導洛通汴以便漕因刻元豐導洛記於洛口廟

黄陵岡石人眼 元史黄河湥漕運使賈魯議必塞北河疏南河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先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黄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黄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

論歷代建都漕道 明總督漕運王宗沐疏曰唐都于秦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有險則天寶興元恃其強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于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有水則景德元

祐享其全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敝元明相繼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南有天津大通以為池梁秦之所不得望也

漕河五

增詩元王惲輓漕篇曰湯湯汶水波西騖復東注勢雖汗漫來止可流東㢘發源本清淺入夏即沮洳安能浮重載通漕越齊魯有時汎商船潦漲藉秋雨船官行有程至此日艱阻鉅野到齊東著淺凡幾處必資州縣力澀滯方可度漫村趕丁夫所在沸官府先司刮流沙推

挽代篙艣硬拖泥水行奚異綦溢努涉寒戰股腓負重傷背膂咫尺遠千里跬步百舉武玆焉幸得過斷流行復阻又須集牛車陸遞入前浦中間吏因緣為弊不可數舟中一斛粟百姓幾辛苦今復起堰填壅積百方禦木石動萬計科配困氓伍不思根源微隄障深幾許轉漕本便民廣儲實國補事功貴順成勉强終齟齬惜將生民力委棄若泥土山東實重地一靜乃可撫嘗聞建隆間有相曰趙普凡百投利人罷遣皆不取以玆報國

恩後世比申甫黄閣十餘年清風一萬古　又通漕引曰漢家鼎定天西北萬乘千官必供億近年職貢仰江淮海道轉輸多覆溺東阿距泉清泉縣二百八瀹注西來與清合安流取直民力省積水浮綱纔兩閘自昔河防爭横議祇辦薪芻不勝計宣防瓠子至今悲以彼方兹功極細役徒三萬期可畢一動雖勞終古利裹糧荷鍤去莫遲行看連檣東過薊休説春潭得寶歌長笑韋郎空侈麗從今粒米斗三錢狼藉都城樂豐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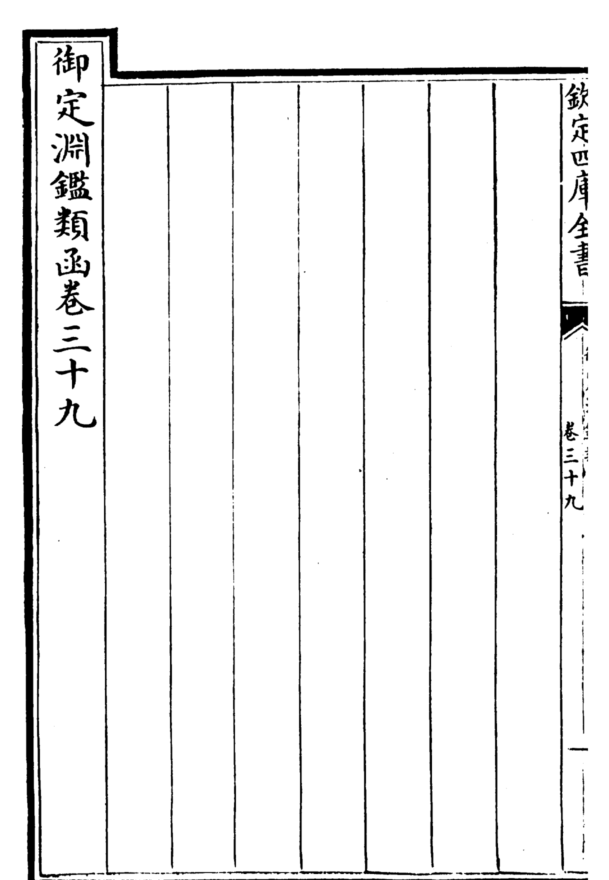
增詔隋文帝開漕渠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朕君臨區寓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所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已令工匠巡歴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運漕沿泝不停誠知時當炎暑動致疲勞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民知朕意焉

增考宋馬端臨漕渠考曰案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泝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

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及漢之數將運彌艱費彌重耶抑古今水道有險易之不同耶

增奏疏宋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疏曰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國恃食食恃漕漕路一梗朝廷無所措手足矣其

所陳十四策實可采云　明丘濬奏議曰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創為之也元人為之所運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以為大禹疏鑿隋煬開濬終為宋人之用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顯在宋臣不敢知若元之為此河以為我朝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九